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
湛江市博物馆编

雷州半岛古民居

叶彩萍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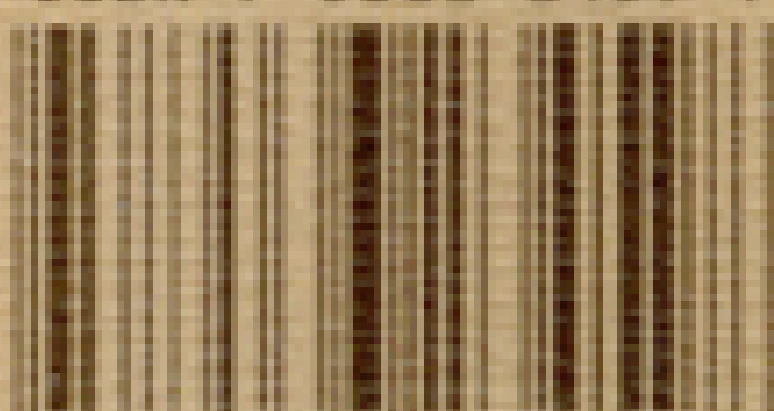


岭南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熊旻颖
总体策划：冯兆平
装帧设计：黄亦生
摄影：冯冬泉
电脑制作：陈红梅



ISBN 7-5362-3459-7



9 787536 234598 >

雷 州 半 岛 古 民 居

嶺南美術出版社

叶彩萍 编著

雷州半壁風





叶彩萍

1956年生于广东省湛江市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
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
湛江市博物馆副馆长

内容提要

《雷州半岛古民居》是一本较全面反映雷州半岛现存古民居现状及其文化内涵、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的学术著作。作者在经过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分布及其历史发展作较系统的介绍，并对古民居的类型、地域特点和建筑装饰艺术进行全面的分析，第一次揭示了今人忽略的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历史面貌，阐述了雷州半岛古民居所折射出的人文内涵，对人们重新认识雷州半岛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

■ 《雷州窑瓷器》

■ 《雷州半岛石狗文化》

■ 《雷州半岛古民居》



摄影作者：冯冬泉

1975年生于广东省湛江市,湛江艺术学校美术专业毕业,湛江摄影家协会会员,湛江美术家协会会员,摄影作品曾在全国摄影大赛中获奖。代表作品有《雷州半岛石狗文化》和《雷州半岛古民居》两本书的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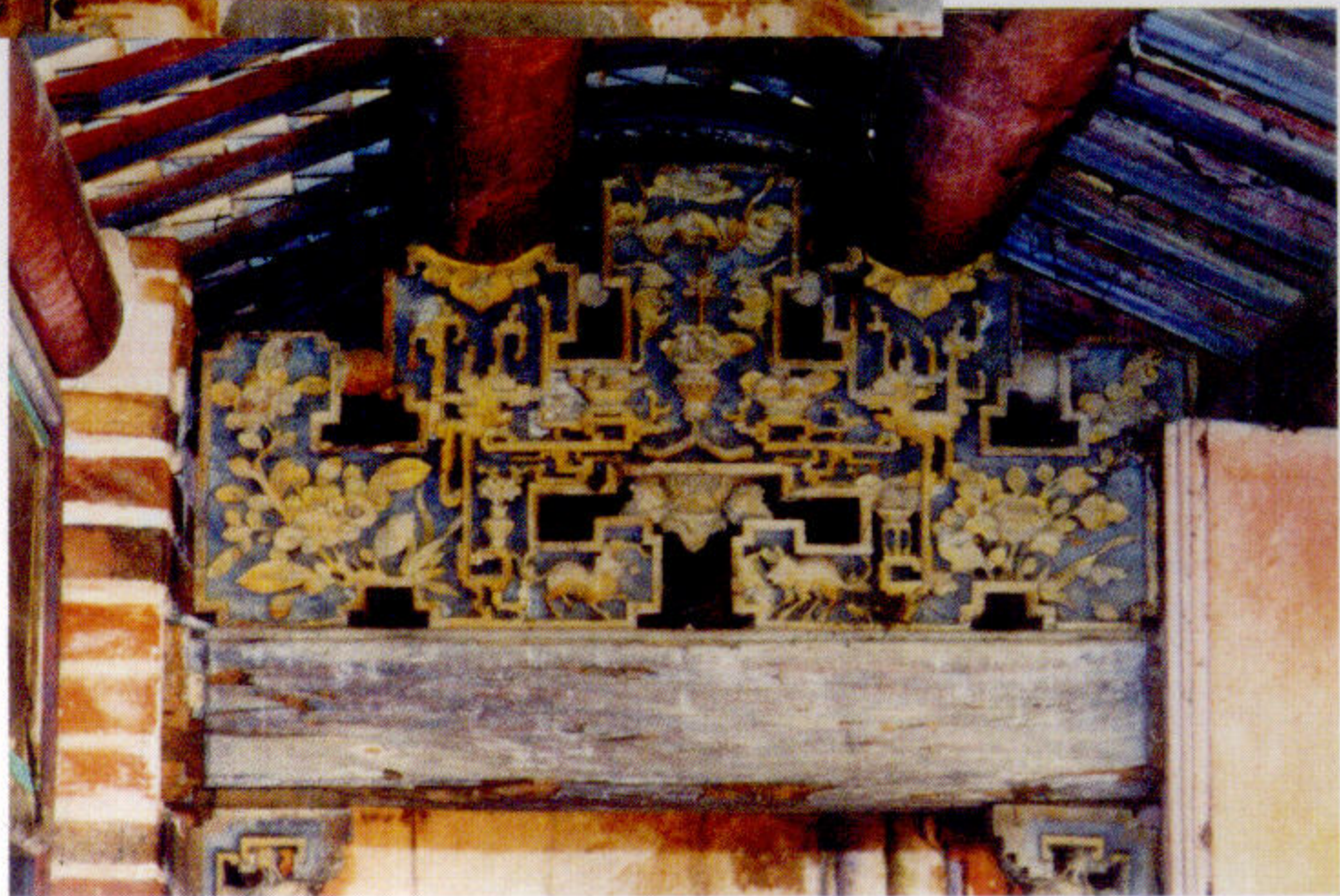
前言

冯兆平
湛江市博物馆馆长

雷州半岛古民居，象一串散落在半岛深处被历史尘封的珍珠。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代的雷州半岛是一片荒凉落后的流放之地，是一个远离文明的化外之境。但是，当我们近距离考察这些古民居的时候，不禁惊奇地发现，原来古代的雷州半岛，竟然有过这样的辉煌。叶彩萍编著的《雷州半岛古民居》，对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历史发展、分布、类型、地域特点和建筑装饰艺术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第一次揭示了被人忽视的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历史面貌，阐述了雷州半岛古民居折射出来的人文内涵，对人们重新认识雷州半岛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雷州半岛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过去由于地处边陲，远离文化中心，因而未被人们关注。湛江市博物馆将系统地对雷州半岛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我们已经出版了《雷州窑瓷器》、《雷州半岛石狗文化》两本书，而《雷州半岛古民居》是叶彩萍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她所作的工作，对广东古民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线索，同时也希望能引起各方面专家对雷州半岛传统文化研究的关注。

目 录



前言	00
雷州半岛古民居初探	01
邦塘村	17
东林村	25
禄切村	31
青桐村	37
潮溪村	43
鹅感村	53
周家村	61
苏二村	67
庐山村	73
山墙装饰	81
屋面装饰	89
柱础艺术	95
漏窗艺术	99
石雕艺术	105
木雕艺术	111
灰塑艺术	117
后记	124



雷州半岛古民居初探

叶彩萍

雷州半岛，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广东省的西南部，三面环海，南部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总面积约12400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三大半岛。地势北高南低，大部分是海拔100米以下的台阶地，土壤多为砖红色，故有“红土地”之称。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终年受海洋气候调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气湿度大，日照时间较长，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据史料记载，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雷州半岛以“徐闻县”之名，划属“合浦郡”始，这以后的历史可以分为合浦、合州、雷州三个阶段。合浦阶段：从汉武帝元鼎六年至南齐之永明二年（484年）的五百九十五年里，雷州半岛属于合浦郡前后共五百四十二年（其中五十三年分属珠官郡和珠崖郡）。合州阶段：从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改徐闻县为齐康郡起，至唐贞观八年（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止。因其州郡之名，以“合州”为主。雷州阶段：东合州之名只使用了七年，在贞观八年，本州刺使陈文玉疏请改东合州为雷州，从此，“雷州”就被历代沿用。由唐而五代，及至宋、元、明、清，置郡设州，除了南汉乾亨元年（917年）改称“古合州”外，其余都使用“雷州”的称谓。唐名“雷州”，

宋设“雷州军”，元改“雷州路”，明称“雷州府”，清至民国二年，沿袭明之遗制，仍名“雷州府”。雷州半岛自汉元鼎六年设置合浦郡至民国二年废除雷州府的二千多年里，先后使用了合浦、珠官、珠崖、齐康、合州、南合州、禄州、东合州、雷州、古合州、海康等十一个域名^[1]。

在这片红土地上，勤劳、智慧的雷州半岛人民世代繁衍，留下了不少生活、生产遗迹。古民居，就是这许许多多遗迹中的一部分，它是雷州半岛历史的积淀，是雷州半岛人民世代生活的印记，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一种文化景观，它凝聚了雷州半岛人民的文化和精神创造，体现着雷州半岛建筑文化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和世俗性。

一、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分布

在现行的地理概念上，雷州半岛主要包括现在的廉江、遂溪、雷州、徐闻以及湛江市区的霞山、赤坎、麻章三区。据不完全统计，现今保存着的古民居主要分布在雷州市的英利镇、龙门镇、南兴镇、北和镇、调风镇、纪家镇、客路镇、白沙镇、松竹镇、雷城镇；遂溪县的建新镇、城月镇、河头镇；湛江市区的太平镇、湖光镇等地。这些古民居部分始建于明

雷州半岛古民居(部分)分布图



(图一)

代，多为清代至民国初建筑，虽几番易主，历经沧桑，且年久失修，但其建筑规模及风格仍可略见一斑，让人不难想象雷州半岛昔日的显赫与辉煌。这里将部分古民居简述如下(图一)。

1、邦塘村

邦塘村位于雷州西北白沙镇，距雷城约2公里，古称石奇村，分南北两条自然村，明朝中期由李德重从鹿洲岛（现湛江市东海试验区东山镇）迁居此地，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翰林院庶吉士李晋熙的故里。

邦塘村古民居建筑群规模庞大，由一百多

座宅第组成，多集中在邦塘南村。廪贡生琼州府昌化县教谕李光祖一家就拥有豪宅十多座，由四条巷道连成一体，因年久失修，现存较好的有廉让间、中和两条巷道以及“外翰第”、“居由轩”和君会公祠、李登云故居“琼瑶”、李云龙的家宅。其中以李云龙的宅第最具规模，占地2000平方米，合院式布局，带庭院。

2、东林村

东林村座落在雷州市南渡河下游南岸，距雷州城约8公里，是南兴镇的一个中心村。村向坐北向南，背靠南渡河，前眺擎雷岭。

东林村始建于南宋祥兴年间，为林姓世



居。据《海康县志》和东林村村谱记载，东林村始祖林翠夫乃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壬戌科特奏进士、翰林七十一学士，升内秘阁校书郎，宋末跟随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抗元保国，为国殉难。东林村历史悠久，文运鼎盛，科名仕宦者众。现保存有用青石铺砌的村巷多条，保存较完整的民居多座，为清代至民国期间所建，如“司马第”、“藩佐第”、“伟文”、“桂庐”、“操进”、“树德”、“双桂里”等。该村尤以林嘉材家族（其家族五代七大夫）宅第最为豪华，占地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分前院、中厅、后院、正屋、左右厢房，木雕、石雕、灰塑等各种装饰精雕细刻，堪称一流。林凤章的宅第“桂庐”则是一座体现中西合璧风格的两层楼房；“双桂里”碉楼的枪眼独创用英文字母造型，颇具特色。

3、禄切村

禄切村位于雷州城东南40公里的调风镇，东有仕礼岭作屏山，西有石茆岭为护嶂，坐北向南。该村始建于清顺治年间，王姓世居。原有清代祠堂多座，因种种原因遭损毁，现存的祠堂均经维修或重修。有清代用青石铺砌的六条村巷：书林巷、诚斋公祠东巷、正大门楼巷、解元第巷、儒林巷、大宗祠后门巷；还保存有“解元第”、“大夫第”、“明经第”、“儒林第”、“儒官第”等民居。这些民居均为院落式建筑，规模大小不一。

该村自乾隆至光绪年间，人才辈出，有科名者65人，任官职者79人。王定章家族在清代被称为“科举不绝、富甲一方”的书香门第，从王定章起至七世孙王志柄止，七代共出了十位知县、四位知府、一位总督。

4、青桐村

青桐村位于雷州市英利镇东部，距英利镇址约8公里，村前开阔平坦，村后横亘着绵延数里的龙脊岭，与鹰峰岭相对。

青桐村始建于明隆庆年间，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该村先为彭姓居住，清康熙十年吴姓先祖绍宣公一日路过此地，认为此乃风水宝地，于是举家从北坡迁居，其后又有李姓迁入，今为彭、吴、李三姓聚居，成为英利镇第一大自然村。

据徐闻、海康两县史志和青桐村谱记载，清代至民国期间，该村有科名者132人，出仕者84人。现存较完整的古民居有祠堂、宅第多座。刚栗公祠（雷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坐北向南，建筑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光绪丁亥年

由吴运还、吴运伸主持建造，用了三年时间才建成。该祠堂在内院墙开一圆形洞门进入“半月亭”庭院，祠堂内的装饰现还保存着一些当年的木雕、灰塑，造工十分精细。据说当年建成开光之日，金碧辉煌，气势非凡，轰动高、雷、琼三府，参观者众，被称为“靚祠堂”。刚栗公祠前面是温简公祠（建于光绪辛卯年），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该公祠建好后出于防御需要，统一建围墙把两公祠围在一个院内，并建碉楼。

5、潮溪村

潮溪村位于雷州市龙门镇的北部，距龙门镇址约4公里，村向坐西北向东南，背靠毛云岭，粤海铁路从村前经过。

据史料记载，潮溪村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迄今已有370多年的历史，为陈姓世居。从清代至民国期间，只有100多户人家，富贵豪族就有45户之多，在雷州有“富贵双全村”之称。该村原清代民居建筑群由六条大巷85座砖木结构的房屋组成。现存古民居有“朝议第”、“儒林第”、“分州第”、“道义”、“恢基”“德辉”等多座，均为院落式布局，山墙装饰优美，木雕、灰塑精致，一些富足人家为防御需要，在宅第内建有防卫碉楼。

6、鹅感村

鹅感村得名于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传说明嘉靖年间，有一户姓官的人家，响应明朝官府的号召，从繁华富庶的福建莆田迁移到荒凉偏僻的海康县，最初落脚在雷州府曲街，后来搬到现在的鹅感村山坡上，搭棚居住，开荒种地，养牛喂猪，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养有一对白鹅，这对白鹅每天都到盆地中央藤棚附近觅食，引颈高歌，直到傍晚仍留连忘返，需要主人呼赶才回家，天天如此，仿佛与此地有缘。主人深受感动，故搬家下山，随鹅居住，经世代繁衍成现在的鹅感村。

鹅感村是雷州市北和镇的一条中心村，西濒北部湾，东临龙门水库，南靠嘉山岭，北依迈炭岭，位于鹅感河中游。村向坐东向西，鹅感河绕村流过，地势低洼，水源充足。该村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官姓世居。现存古民居多为清代所建，布局以院落式为主，村前村后均建有带碉楼的民居。

7、周家村

已有500多年历史的周家村座落在雷州市纪家镇西南端，现存清代建筑仅几座，以被称为“周家楼”的一座最具规模。周家楼乃被诰赠五品衔的周斯行之子启猷、启丰兄弟合资所



建。该宅自1891年启动工至1894年止，历时三年多，平面呈方形，墙高约7米，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有房36间，合院式布局，院内有天井9个，有水井一口。建筑的四角建有二层楼高的碉楼，围墙内周边约5米高处设“走马道”，“走马道”与四个碉楼相通，方便观察楼外情况。院内洞门为圆形，水、木星式山墙装饰，造型优美。大门为凹斗门，高二层，上层与“走马道”相连，并设两个小窗，既可通风，又可窥望室外。

8、东岭村

始建于元朝的东岭村，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在越南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莫玖的家乡。该村属雷州市白沙镇所辖，距雷州城约10公里。

据村谱记载，该村自元朝至清朝期间，授职八品以上者20多名，其中莫氏始祖莫与是元朝廷佑年进士，官任中直都御史，后因直谏英宗被贬雷州府。莫卿是明朝成化辛卯科举人，弘治五年任福建省漳州府长泰县知县。莫天賦是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进士，初任福建省大理府知府，后又升任广西右江兵备道。

该村现存古民居数座，保存最完整的是建于明朝弘治7年的莫玖的祖祠“莫氏宗祠”（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莫玖，明末清初越南著名华侨领袖、越南河仙镇创建者。在河仙，莫玖除了重视发展商贸事业外，更重视传播中国文化，带领在河仙的华人和当地人民一道开发河仙，使河仙一带成为经济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地区。1735年，莫玖因病逝世后，越南阮主福澎（宁王）为表彰莫玖开发河仙功绩，赠封莫玖为“开镇上柱国大将军武毅公”，并颁发“七叶金牌藩翰”^[2]。莫氏宗祠占地1382平方米，面阔20.85米，进深66.3米，坐北向南，共四进，合院式布局，祠内保存有古代碑刻8通。

9、苏二村

苏二村原名荔枝村，传说苏东坡很喜欢吃荔枝，当年从惠州贬到海南，途经遂溪要塞“三十里官路”时便慕名走进荔枝村，可惜当时不是荔枝成熟季节。村里人告诉他，“要尝荔枝佳果味，待到来年五月时”。后来苏东坡遇赦北归，经过遂溪时正逢农历五月，他再次踏进荔枝村，这时村民们捧出味道最好的堪称荔枝王的“双袋子”荔枝来招待他，他终于如愿以偿。村民为纪念苏东坡两进荔枝村，故改村名“苏二村”。

该村位于遂溪县建新镇，始祖黄起龙原籍

福建莆田，北宋进士，后在海南琼州府任太守。科举制以来该村有举人，贡生，庠生等26人，任官职者30多人。现存的多座古民居集中于村东侧，为清代建筑，硬山顶，砖木结构，院落式布局，其中一座叫“廊巷屋”的宅第，规模庞大，共有五十多间房，建筑装饰十分讲究。

10、庐山村

庐山村，洪氏始祖宋末从福建同安迁此定居，因其先辈曾游江西庐山，爱其风景之美，遂取庐山为村名，原村西门题“匡庐”，东门题“虎溪”，均取自庐山。

该村属湛江市麻章区太平镇所辖，距著名风景区湖光岩约6公里，村前有一“风水池塘”，据说宋末建村时已有，现有人口2300多人。现存的古民居多属清代建筑，规模宏大，但很多已坍塌，保存得最好的首推碉楼（村里人称老楼）。碉楼建于清乾隆年间，是十四世祖洪绍徽公建造，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平面呈回字形，外围墙高12米，墙厚1.2米，四角各建一座四层碉楼，整座建筑有32间房，水井一口，厨房、厕所各一间，遇到紧急情况，可容纳几百人入内躲避。

该村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清代雷州第一殿试进士洪泮洙就出自该村。洪泮洙，字献统，号垂万，曾任通政司主事和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知县，编写了《雷州府志》和《遂溪县志》，并与陈瑛力倡维修海堤，造福百姓。广东提督陈肇昌为之题赠四字匾额《清世人龙》。据村谱记载，该村曾出殿试进士2名，殿试一品等七品小京官1名，岁进士12名，恩进士4名，举人4名，贡生26名，庠士20名，廪生12名，增生5名，任官职的有知县3人，县丞1人，知县五品封奉政大夫1人，任川远赐赠儒林郎1人，通判1人，巡按1人，县训导18人，教谕52人。

该村现存古民居较有特色，房屋高大，颇具规模，水星、木星、土星多种山墙装饰并存，一般每户都有两个以上天井院落，装饰讲究。为避邪，很多人家大门旁置石狗守护，更有一户人家至今仍在屋顶上立置一个三面石狗。

11、调铭村

位于雷州城东南的调铭村，距调风镇约8公里，始建于明代末期，为丁姓世居。据《海康县续志》载：“当清朝康熙至嘉庆之际，调铭丁氏，科名鼎盛”。该村族谱记载：在清代康



熙至嘉庆年间仅300多人，先后有7人中举，70多人考取各等贡生、廪生，分别任知府，知州，知县等职的有12人，授职九品以上者48人。当时在雷州被誉为“举人村”。

该村现存古民居均为合院式布局，有“太史第”，“外翰第”，“观察第”等多座，每户建筑规模不大，约100~200多平方米。村中仍保存有用青石铺砌的古巷道。

二、雷州半岛古民居形成的历史背景

《说文》称：“宅，人所托居也”。住宅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雷州半岛就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在遂溪县江洪鲤鱼墩贝丘遗址发掘中出土不少磨制石器、绳纹陶片，装饰贝壳，还发现屈肢葬墓葬；湛江市文物普查时在廉江平坦的丰背岭上，采集到不少石铲、石斧、石锛：在雷州英楼岭，英典北等山岭采集到石斧、石锛、敲砸器，石网坠等器物，在徐闻的华丰岭也采集到同类器物，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显示，雷州半岛当时已有早期人类活动。2000年在雷州英利镇那亭村一村民建房挖宅基时出土了一件磨制大石铲（石铲长62.5厘米，重12公斤），石铲如此之大和重，且钝口，不是实用生产工具，而应该是祭祀用品，同时出土的还有石拍（制树皮布的工具），这两件器物的年代据专家鉴定距今约3500年。在徐闻，发现大量汉墓群，在已发掘清理的几十座东汉墓中，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玛瑙、琉璃珠饰等，出土的明器陶屋造型与广西合浦，广州地区墓葬出土的陶屋属同一种风格（曲尺型的二层楼房）。在雷州、廉江等地曾出土有北流型铜鼓，这些铜鼓与高州、信宜等地所出土的铜鼓大致相同，应为俚族人所用。铜鼓既是少数民族首领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又是少数民族祭祀、娱乐用具，雷州半岛在隋唐时仍有俚僚人聚居。文物普查还发现，在廉江的营仔、车板、遂溪的杨柑，雷州的沈塘、纪家等地有大量密集的唐宋元明清窑址，尤其是宋元时期雷州纪家公益圩雷州窑生产的青釉褐彩瓷器，颇具地方特色。这些遗物遗迹表明，从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开始，雷州半岛就有人类生息活动，且世代相承，生息繁衍，日渐繁荣。但由于雷州半岛气候炎热潮湿，加之水灾、火灾、台风等种种原因，致使明清以前的民居难以保留至现在。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中外海上贸易交通

线，位于雷州半岛南部的徐闻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汉时的徐闻辖境几乎包括整个雷州半岛，徐闻港扼南海交通的咽喉，成为当时中外贸易的管理中心。直至唐代，当地仍流行着一句谚语：“欲拔贫，诣徐闻”，意即想摆脱贫困，就到徐闻去经商^[3]，可见当年徐闻商贸的活跃和繁荣。南宋年间，雷州瓷器和土糖等向罗马和波斯输出，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虽然后来港口贸易受到抑制而衰落，但毕竟海道交通便利，仍有部分商人南下经商，特别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废除海禁以后，雷州半岛的海洋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如捕捞业、制盐业、珍珠生产等。到了乾隆年间，整个社会经济进一步走向繁荣，这时雷州半岛商贾云集，特别是福建莆田的商人纷纷到雷州半岛经商甚至定居，从事海上贸易，潮州商人李氏招引海外华商来赤坎经商，赤坎对外通商贸易日益发展。也有一些商人是从福建乘船往海南经商，途中遇上风暴，便在雷州半岛定居下来。为祈求海上航行安全，沿海地区的天后宫（妈祖也称天妃、天后，是北宋莆田湄洲岛的一位渔家妇女，死后乡人感其生前为民治病、海上救人恩德，立庙祠之，被视为航海保护神）^[4]也多在此时建起，香火颇盛。海洋经济的发展，海上贸易的繁荣，是雷州半岛古民居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史料记载，古为“百越之地”的雷州半岛上的古代居民属于越族，为南越人的一个支系。“百越的通称见于战国，地域分布大体为湖南的东部与南部，以东、以南都至海，包括江西、浙江、苏南、皖南、福建、广东、广西以至越南北部所分布的众多部落与民族，是族类相近的一个大族系。”到了晋代，今广东境内出现了新的族名称呼“俚”，到了隋代，文献中有关俚人的记载增多，而有关越人的记载则少见了。其实俚、僚人都是由百越族演变而来，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僚则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5]。

从东晋开始，陆续有福建莆田，福清等地移民南迁雷州半岛定居，南宋末年出现大规模迁徙，到明代，南迁的莆田人最多。此外，亦有其他地方的汉人南迁至雷州半岛定居，如浙江的温州，河南的开封等地^[6]。据《湛江市地名志》所载，遂溪、湛江市及郊区、雷州、徐闻等地有很多地名是莆田人迁入后起名的，现仅湛江市内赤坎区就保留有福建村，福建街、陈屋港（雷州半岛陈姓多来自莆田）等地名，还建有“闽浙会馆”、“潮州会馆”。在

古代，由于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的局限，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自身的迁徙和流动，因此，南迁移民成为汉文化传入雷州半岛的载体，他们的生殖繁衍，促进了雷州半岛人的汉化。他们的陆续定居，以及家族的扩大，也推动了古代民居建筑的发展，成为雷州半岛古民居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从现存的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建筑风格看，无疑是受福建地区建筑遗风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推移至明清时期，雷州半岛不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荒蛮之地，这时，很多村庄文风蔚盛，人才辈出，科举不绝。特别是清中期以后，一些不大的村庄，却人才济济，科名鼎盛。例如禄切村，据清陈昌齐《雷州府志》、梁成久《海康县续志》与村谱记载：有科名者65人，有官职者79人，该村王定章家族七代共出了十位知县，雷州近代唯一一位一品官员王梦龄（王定章之孙）就出自该村。调铭村，据《海康县续志》和该村族谱记载，在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仅300人的村庄，就有7人先后中举，70多人考取各等贡生，廪生，分别任知县、知州，知府等职的有12人，授职九品以上者48人，当时在雷州被誉为“举人村”。东林村，有永乐元年解元、进士6人，举人11人，贡生等58人，任官职者58人，考取各等贡生、廪生、分别任知县、知州、知府等职的有12人，授职的有12人，授职九品以上者48人。潮溪村，据史料记载，该村清代曾有翰林院待招1名，贡6名，贡生、监生、廪生、增生、附生65名，布政司，巡政司等27名，钦赐诰封诰赠的文林郎，儒林郎，奉政大夫，朝议大夫等27名，诰封四品恭人2名，五品宜人4名，六品安人3名等。青桐村，清代至民国时期，有科名者132人，出仕者84人。邦塘村，清中期至清末，曾有功名者100多人，任过六品以上的官吏有10多人，该村尤以李光祖一家最为显赫，其五个儿子均有官职，家族有功名者数十人。其五子李云龙，曾在山东蓬莱县任八品县丞，署理知县时辞官还乡，后复出，官至六品京府通判^[7]。……文人荟萃，世著科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功名卓著的读书人，仕官者。那些装饰华美，富丽堂皇，颇具规模的清代民居建筑群，彰显了当年其主人的富足和荣耀，见证了其主人功名成就，衣锦还乡的显赫。通过海洋而来的外域文化的渗透，科举文化的兴盛，成为雷州半岛古民居形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当然，华丽的建筑装饰之讲究，与当时社会所崇

尚的风气不无关系，历史发展到了清代，社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整个社会在建筑以及装饰上都流行了一种求新变异，以华贵为美的时代风尚，雷州半岛也毫无不例外地融入了这个潮流之中。

三、雷州半岛古民居探析

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而贯穿始终。《礼记》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是决定人伦关系，明辨是非的标准，成为古代社会道德思想和行为的一种规矩，这种礼制及其相关的思想和制度，在古代不仅体现在皇家宫室，而且也体现在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在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正因为礼制的核心内容是等级思想和等级制度，因此在古代建筑中，无论是建筑规模、建筑布局或建筑装饰都反映出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例如：建筑开间的多少，进深的大小，屋顶形式、大门设置及装饰等都有等级制度规矩着。然而，这些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远离都城的偏僻乡村，就显得不那么森严了，尤其是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封建社会逐渐衰落，外来文化的影响，封建礼制在民间渐渐地淡化，民居建筑也就不那么讲究等级规矩了。特别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在外做官或经商赚了钱，便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宅第，无须遵循等级规范那一套。这些现象不仅在其他地方有体现，在雷州半岛亦如此。

雷州半岛三面环海，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显著，太阳辐射热量大，冬短夏长，其气候特点是炎热、潮湿，加上夏季往往受台风影响，因此，民居建筑既要解决通风、隔热、防潮，又要防御台风的侵袭。由于受本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雷州半岛古民居表现出一种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建筑风格。根据我们的调查，现存于雷州半岛的古民居主要是清中期以后至民国初的建筑，以住宅和祠堂为主，村中庙宇多是新建的。

1、古民居的建筑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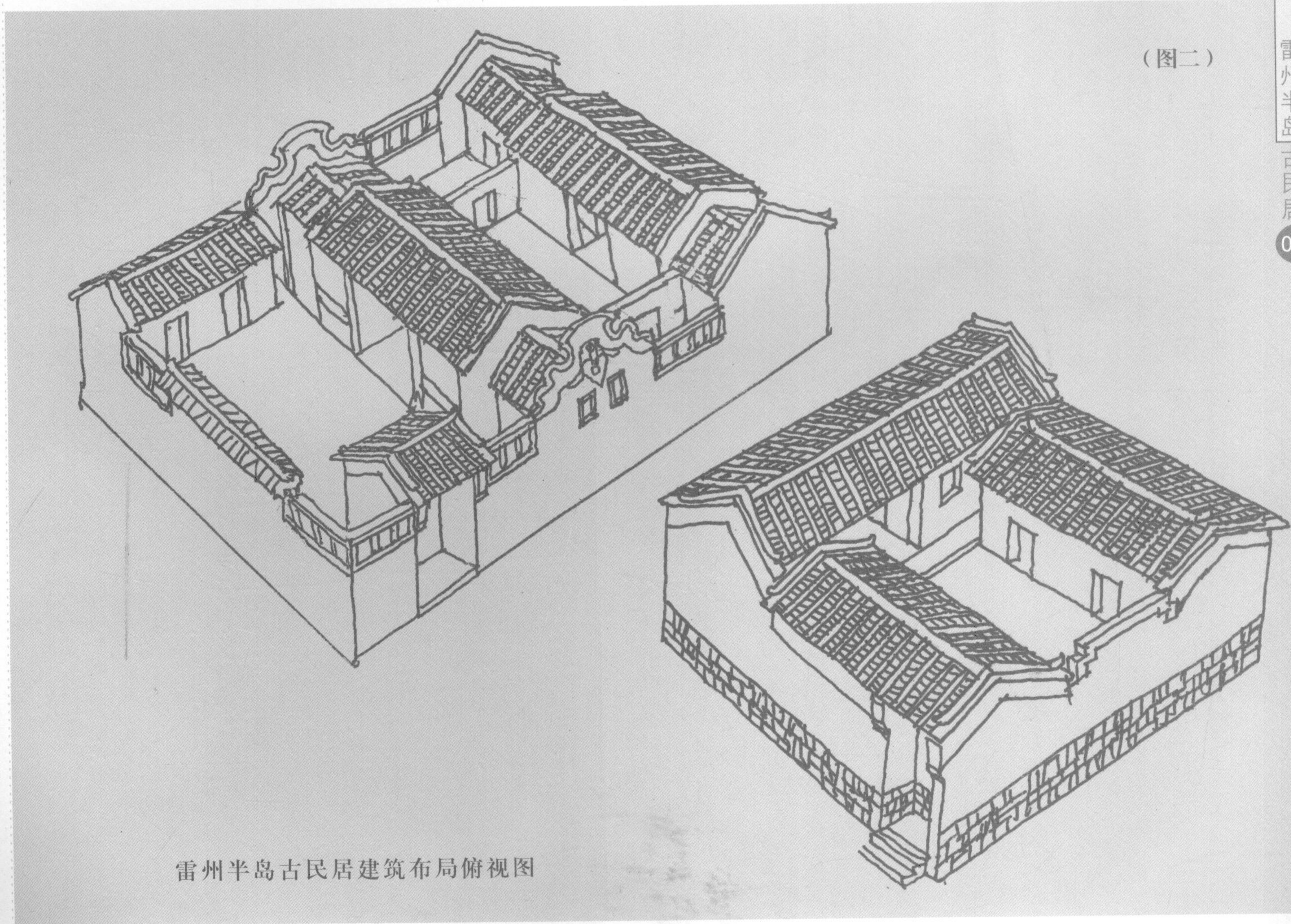
(1) 住宅——主要是院落式（图二），它的基本构成是三面房屋一面墙（照壁）或四面房屋围成一个院，中央为天井，但这种合院式布局不趋于家家雷同，在相近中又有变化，与北方地区的典型合院建筑亦有所不同。这种以天井院落式组合的民居，规模和布局处理灵活多样，天井或大或小，进深、开间多少不一，

正屋一般为三开间，正中一间为厅堂，左右为卧室，横屋两开间，小型的横屋甚至只开一间，正屋与横屋相连处为走廊。有的大院落设多个天井，在正院一侧或两侧设窄小的偏院，从走廊两头开门通偏院，这样有利于通风、采光，减少阳光暴晒。大户宅第带庭院，院内设水井，院墙上开洞门。有的住宅是在三间两廊一照壁的三合院外围再加一圈凹字形（当地人称包簾）的房子，近似四合院的后罩房加左右厢房，大门开在包簾的其中一间，通过小天井再进一道门才入到院内。为了防御需要，富有的人家在宅第的对角或四角建有二至五层不等的碉楼，碉楼之间沿房子围墙设一圈“走马道”相通。如潮溪村的“朝议第”，周家村的“周家楼”。高深的围墙使这种房子形成了一种对外封闭，对内开敞，既采光，又通风，功能齐全的院落建筑。院落式民居历史渊源久远，其形态最早出现在秦汉之际，其分布地区最广，不仅是汉族聚居的地区，与汉族混杂而居的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文化交流密切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普遍采用院落式民居，而且这种

民居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因为它体现着一种家庭的亲和力。正如文学泰斗林语堂从社会心理层面表述中国人喜爱院落式民居的原因时指出：院落式民居正像中国建筑的屋顶一样，被覆地面，而不像哥特式建筑塔尖那样耸峙云端，这种精神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为人们尘世生活的和谐幸福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中国式的屋顶表明，幸福首先应该在家里找到^[8]。

（2）宗祠——祠堂是宗族的核心，是同宗族人的精神中心，宗族的祭祖仪式、重大决策、各种奖罚都在宗祠进行^[9]，这在古民居中是一种特别的景观。雷州半岛现存古宗祠较多，像青桐村、禄切村，一条村里保存的古祠堂就有八、九座。这些古祠堂建筑规模不同，大小相差悬殊，但组成的基本单元是一样的。

雷州半岛古祠堂一般是三开间多进不等的院落式布局，有的祠堂带庭院。祠堂比宅第要高大宽敞，房间较多。如禄切村的“诚斋公祠”（清代漕河总督王梦龄为其祖父王定章所建的纪念祠），面阔40米，进深39.5米，占地



（图二）

雷州半岛古民居建筑布局俯视图

15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为三进五厅五院一园林，二十多间房。有的祠堂建有防御碉楼（在建筑的四周），一旦遇有盗匪侵袭，便全族老少都进祠堂躲避。如昌竹园村的刚直公祠，这是一座长67米，宽47米，高约8米的二层楼房，内设70多间房，建筑总面积达6000平方米的大公祠。

至于村落布局则是排列整齐，以巷道分隔的梳式布局，纵向排列的上下户之间既独立又相连，横向以巷道分隔，既能通风防火，又作为村中交通要道。在雷州半岛古民居村落中，至今仍保存着不少用当地青石铺砌的古巷道，这些古巷道最长的达300多米，目前仍作为村巷使用。幽幽古巷，留下多少岁月的脚步，走在那磨蚀得发亮的青石巷道上，我们可以从那凹凸不平，斑痕累累的青石板中寻觅到历史的轨迹。

2、古民居的大门与漏窗

(1) 大门

门是民居的脸面，它不单纯是一个出入口，它更是屋主人身份和地位、权势与财富的象征，包括门斗上书写的宅名，都蕴涵着一定的文化内涵。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大门一般是开偏门（在向巷道的一侧开），大门外就是巷道，宗祠则在正中开门。方向依据房屋坐向而定，多向东南。住宅门是凹斗门形式，起着遮阳避雨作用，而门第的显示则要看大门的装饰了。富足人家为突出大门，在入口处将大门上方的屋面提高，使门头瓦面坡顶形成一个小屋顶。屋内分二层，下层为门过道，上层作储物用（雷州半岛古民居中常用设置阁楼放置物品以防潮）。门斗、门头均用砖砌，屋檐下多用灰塑装饰，也有用木雕作装饰。门斗书写宅名，如“进士第”、“儒林第”、“树德”、“戩谷”、“富裕”等，宅名也可以使人读到中国的传统处世道德和人生追求，如“戩谷”是尽善之意，富裕是一种理想。门头和门脸装饰常用彩绘或灰塑，内容丰富，繁简不一，以有木雕装饰为最精。

宗祠的门比住宅门要大，开在正中，门面装饰不甚复杂，但屋内装饰有的却很讲究。如遂溪杨柑镇河图仔村的郑氏祠堂，大门装饰较一般，而拜亭的装饰则精美绝伦，尤其是木雕，工艺精湛，技术高超。

(2) 漏窗

窗在民居建筑中的作用主要是通风、散热、采光。在传统的天井院落式古民居中，为保持其私密性，外墙一般是不开窗的，其窗只

开向天井，利用天井采光及通风。由于雷州半岛炎热、多雨、潮湿，木质材料容易滋生白蚁，因而木制隔扇门窗不多，现存很少。常见的多是采用陶制通花构件做成窗户，这种陶制漏窗不怕雨淋日晒，经久耐用。漏窗多开在墙体的上部，窗的形式多样，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扇形等，也有由多个陶制构件组合而成。这种陶制构件有素烧的，也有上绿釉、黄釉的，普遍是吉祥图案，设计生动，构图优美，内容丰富，表现手法多样，直观、隐喻、谐音、组合均有，例如鹅感村，一条村的漏窗就有多种图案，福寿组合，万字组合，蝙蝠、古钱、花卉、几何纹等等，从种类丰富的预制构件中，可以想象当年雷州半岛的建筑材料市场是何等的兴旺、活跃。

3、古民居的屋面及山墙

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屋顶为硬山顶，这种屋顶抗风、防火性能好。屋面多有灰塑装饰，屋脊装饰图案多样。由于南方多雨，对于屋面结合部的屋脊，防漏要求很高，屋脊做得特别粗大，粗大的屋脊成为展示装饰工艺的理想底地^[10]，特别是正脊，装饰繁密，有花鸟虫鱼、瓜果藤蔓、夔纹等装饰图案，在屋顶檐口起翘（当地称为屋翘）的装饰造型尤为精美，通透玲珑。而山墙装饰就更加突显雷州半岛古民居的气势与华丽。火与人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火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火施惠于人类，人类在懂得利用火后，在生存中懂得熟食，在寒冷的冬天得到温暖。但火又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火灾可能侵吞生命，危害大自然。因此，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对火的利用和对火的防范更显示出人的聪明和智慧。古民居房屋毗连，尤须防火，除设防火巷外，封火山墙的设置也很重要。山墙除防火功能外，还有装饰作用，它可以丰富建筑的侧立面，避免单调的感觉。福建、台湾、广东民居的山墙装饰有别于北方地区，通常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及其派生形式，民居山墙形式的选定多依据该建筑所在环境的方位、朝向的阴阳五行属性相配，也有用以配合房主人或常驻神明的生辰八字或属性^[11]。人们认为五行相生不相克，能保持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出于防风需要，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山墙砌得较厚，形式也并非完全按照五行山墙形制，而是加以变化，增加泄风的洞孔和空隙（包括屋脊的装饰），减少风的阻力，使之抗风效果更佳。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山墙墙头为水星、木星、土星式，不少村落的富足人家十分



讲究山墙装饰，同一村落几种山墙形式并存，如庐山村、苏二村，并存着水式、木式、土式山墙，甚至一户住宅中表现有多种山墙，如周家村的周家楼，山墙就有水式、土式。各类山墙的装饰都很讲究造型，山墙面的装饰图案也多样。如潮溪村的山墙面装饰用团寿、如意楚花，垂带用花、鸟等图案作装饰，灰批技法娴熟。村落中，那一座座线条流畅、造型优美的山墙与一个个精美别致的屋翘高低错落，仿佛形成一种韵律感，远远望去，让人感受到一种富有节奏的恢宏。

4、古民居的防御系统

雷州半岛古民居较为突出的一点是它严密的防御系统。雷州半岛海岸线长（约1500多公里），倭寇、海盗对沿海地区的骚扰曾较为猖獗。有文字记载的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倭寇集结贼船数十艘，自海康武郎场登岸，大肆焚劫掳杀；隆庆年间，倭寇对东南沿海骚扰日甚。始建白鸽寨于通明港调蚩村，驻扎水师，专司“海上备倭”之责。万历二十九年（1601）倭寇累犯沿海地区。三月，倭寇再次从淡水登陆，占据龙郁村，并对沿海村庄大肆劫掠。四月，倭寇围攻吴川县城；五月，倭寇再次侵犯雷州城；崇祯五年（1632）海寇刘香率众骚扰雷州沿海，先后在吴川限门和遂溪白鸽寨登陆大肆劫掠。七年（1634），刘香再次入限门，烧毁商船，劫掠男女勒赎；乾隆五十五年（1790）海盗劫掠遂

溪县杨柑圩。此后，雷州西岸近海村庄屡遭抢劫。^[12]为防盗匪侵袭，古民居中的防御设施比比皆是，几乎每条村都建有带碉楼的建筑，此类建筑分两种，一种是宗族集体建的，多在村头或村尾，建筑规模较大，房间较多，炮楼高三至五层不等，墙上开梯形（外窄内宽）的枪孔，房子沿围墙四周二层楼高处设“走马道”（图三），方便屋内的人观察外面的情况并作防卫，“走马道”与碉楼连通，一旦遇有盗匪侵袭，全族人则进去躲避。如昌竹园村的刚直公祠，庐山村的碉楼。这类防御建筑保存得最完好的是庐山村碉楼，该楼建于清乾隆年间，占地9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平面呈回字形，外墙高12米，墙厚1.2米，墙体坚实（红砖砌），四角各建一座四层高的碉楼，碉楼布瞭望孔和枪眼，围墙内四周有巷道相通，沿东西墙边设房间，供人们进楼躲避时居住。整座建筑有32间房，一口水井，厨房、厕所齐备，可容纳几百人。整座建筑对外只开一个门口，一旦有紧急情况，全族人便进入碉楼躲避，防击贼匪。

另一种是一些富裕人家的带碉楼的宅第。这些在院落的四周或对角建的碉楼也是三至五层不等，布梯形枪眼，设“走马道”，只是没有集体建造的那么大的规模。

此外，民居内的防御设施还反映在很多人家在大门两侧墙面也布枪孔，设狗洞。



（图三）

5、古民居的照壁设置

“照壁是我国民居建筑中常用的一种装饰小品，一般置于进入大门后迎面而见的墙面部位，相传有辟邪作用，实际上能挡住视线，在人们进宅后到里院前起缓衡作用^[13]。”这是中国民居照壁设置的普通规律，而雷州半岛古民居中的照壁设置则不同，它既不正对着大门在外面设置，又不是一进大门迎面而见，它是设置于正房对面，类似云南大理白族的“三坊一照壁”民居的天井照壁。雷州半岛古民居的院落布局很多是三面房屋一面墙的三合院布局，不少宅第中这一面墙就是照壁装饰。照壁隔着天井对着正房，宽度与正房一致，装饰繁简不一，一般其顶部做成屋面、起脊，脊两端檐角上翘，在照壁檐下和额枋部位用灰塑装饰，有的装饰繁复丰富，如邦塘村李云龙的宅第，照壁灰批了五个鹤鸟，意“五福临门”。有的装饰则简洁古朴，壁芯或书几个大字，或为素面，无装饰。这种照壁设置起着院落围墙的作用，是作为与他人宅第的隔墙，如果房屋纵向排列，它的背面间隔几十公分则是另一座宅第的后墙。

此外，由于雷州半岛是台风多发地区，沿海及低洼的村庄每遇台风暴雨则容易受浸，为抗风防水，牢固耐用，很多民居的墙体分别用两种材料砌成，墙体的上半段用红砖砌，下半段用当地的青石砌，因为石材较之其他如砖、木材对海风雨水的抗蚀性强，包括柱、门框、窗框、檐挑都常见有用石条建造。

四、古民居的装饰艺术

建筑上的装饰是附加在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不一定都有实用价值，但它可以丰富建筑形象，美化建筑物，增强整座建筑的表现力，表现出建筑的气势和内容。尤其是一些有象征意义的装饰，它们与建筑的形象、建筑所组成的空间环境一起共同体现出建筑所具有的精神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它能体现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的特点，体现当地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在封建社会，它还体现着房屋主人的地位和财富。

古代装饰等级森严，如彩绘和雕刻，除宫殿、陵墓、庙宇外，民间建筑极少采用。到了清代，普通民居装饰所受限制渐少，加之装饰之风流行繁复，一改明代装饰简洁手法，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多姿多彩。雷州半岛古民居的建筑装饰艺术内涵丰富且厚重，带有浓厚的

地方特色，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装饰手法多样，虽然没有北方地区建筑装饰那种浓重，却也精工细雕，在朴实淡雅中显出华美。

1、装饰手法

常见有木雕、石雕、灰塑、陶塑等种类，工艺有浮雕、圆雕、透雕、剔地等，这些装饰工艺精湛，形象生动，充分体现了当时工匠的创造力。

木雕：木雕作为建筑装饰，主要用于梁架构件、外檐、门簪、漏窗、隔扇等处的装饰，其特点是通透、精致、华丽。也许是由于雷州半岛潮湿，又经常受台风影响，建筑上所用木雕装饰难以保存，因此现在能看到的所存木雕不多，仅存于梁架、门簪、门楣、隔扇门窗、拜亭的“垂莲柱”等少数部位，内容多是花鸟、动物、文字、历史故事、几何图案，表现手法有浮雕、圆雕、透雕、镂雕。尽管保留下来的木雕残缺不全，但仍可看出其工艺的精湛，如东林村林嘉材家族宅内的木雕，花鸟瑞兽，栩栩如生，中厅后檐上那水浒故事中的一百零八好汉群像图，更是神态各异，形象生动，令人不得不赞叹昔日的能工巧匠。

石雕：石雕在雷州半岛古民居中多数是装饰大门及门两侧、檐下的斗拱、柱础、狗洞等处，另有一种作为古民居中特殊设置，就是显示门第的抱鼓石和辟邪物、守护神石狗，古民居中的石雕无论是浮雕或圆雕，都在粗犷中衬托着纤细，就连石雕枪眼都做得很艺术，呈小葫芦形，连天井的去水孔也用石块凿成古钱图案。柱础在古民居中是保存得最多、最完整的建筑石构件，它在民居建筑中用以承载木柱、砖柱或石柱，使用广泛。这些柱础造型各异，方形、圆形、六角形、亚字形等等，各款各式，不尽相同，雕刻精美的固然充分展示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平，素身简朴的亦不失其娴熟的工艺技法。

灰塑：灰塑是一种以白灰或贝灰为原材料做成灰糕，加上色彩，然后在建筑物上描绘或塑造成型的装饰类别。灰塑包括画和批两大类，画即彩描，它是灰塑中的一种平面表现形式，着重于色彩“描”和“画”。批即灰批，是指有凹凸立体感的灰塑做法，分圆雕式和浮雕式两种^[14]。灰塑明代多有运用，清代普遍流行。灰塑在雷州半岛古民居装饰中用得最多，屋脊、山墙、檐楣、照壁、门头等易受人注目的墙面、凡露天的部位装饰多用灰塑。雷州半岛是沿海气候，为防海风侵蚀，灰塑中的灰批材料多用贝灰，这种用蚌壳等海贝制成的